



三 通 小 叢 書

某 儂 子 的 一 生

芥 川 龍 之 介 著
馮 子 韜 譯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73

注 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 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

(小說·鼓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 文 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 育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

(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目次

某傻子的一生(芥川龍之介作 馮子韜譯).....	一
將軍(芥川龍之介作 馮子韜譯).....	三八
猴子(芥川龍之介作 丘曉滄譯).....	八〇

某傻子的一生（芥川龍之介作）

馮子翰譯

一 時代

這是某書店的樓上。二十歲年紀的他爬上掛在書架子上的洋式梯子，找尋新的書籍。莫泊桑，波特萊爾，史德林堡，易卜生，蕭伯納，托爾斯泰，……。

天暗起來了。他還熱心的讀着書背的文字。這裏所陳列的，與其說是書籍，毋寧說是世紀末的自身爲妥。尼采，魏爾玲，龔苦爾兄弟，杜斯托愛夫斯奇，霍布托門，福洛貝爾，……。

他和幽暗爭持，數着他們的名字。可是書籍自然的開始沉下暗淡的影中。他終歸沒有氣力忍耐下去，要從洋式的梯子下來。剛好在他額前有一無單

2 的電燈忽然亮起來。他站在梯子上面，朝下看着在書籍間移動的小伙計和客人。他們是怪渺小的。並且實在是可憐。

——人生不如一行的波特萊爾。

他從梯子上片刻眺望着這樣的他們。……

三

二 母親

小

瘋人們都一樣的穿着鼠色的衣裳。廣闊的房子裏因此更加現得憂鬱了。

叢 他們有一個人向着風琴，熱心地彈着讚美歌。同時他們又有一個人站在房子的正中央，與其說是舞着，不如說是亂跳着。

他和血色好的醫生一起，看着這個光景，他的母親在十年前和他們沒有絲毫差別。絲毫沒有——他實在從他們的氣味中感覺母親的氣味。

——去吧？

醫生在他的前頭，沿着走廊到一個房間裏去。那房子的一隅有充滿酒精的大玻璃盅，其中浸着幾個腦髓。他在一個腦髓上發見了淡白的東西。這好像一滴滴的蛋白。他和醫生站着談話，又想到他的母親。

——有過這腦髓的男子，從前是××電燈公司的工程師。他常以為自己是發黑光的大發電機。

他為避免醫生的眼光，看看玻璃窗的外邊。那邊除開插着空瓶破片的磚牆以外，什麼都沒有。可是磚牆上斑駁地長着淺薄的苔，模糊地作白色。

三 家裏

他住在某郊外的一間樓房裏。

因為地盤粗鬆的關係，這是一間有點傾斜的樓子。

他的老姑常常和他在這樓上吵架。他的養父母有時也來勸開。可是他感

覺最愛他的老姑。一生守着獨身的他的老姑在他二十歲的時候早已靠近六十歲了。

他在某郊外樓上好幾次這樣想，相愛的人是互相磨難的麼？這時候感着樓子的傾斜有點可怕。

三 樓子

四 東京

隅田川陰霾地幽暗。他從駛着的小輪船窗子眺望向島的櫻樹。

開花的櫻樹在他眼中，憂鬱得像一排襤褸一樣。可是，他在那些櫻樹中，——江戶時代以來的向島櫻樹中，發見了他自己。

五 自我

他和他的前輩一道圍着某咖啡店的桌子，不斷地吸着紙煙。他不大開口講話。對於前輩的話，却熱心的聽着。

——今天坐了半天的汽車。

——有什麼事情麼？

他的前輩撐着面頰，很隨便的回答。

——不，不過想坐坐而已。

這句話把他自己解放到他所不知道的世界，——和神明相差不遠的「自我」世界去了。他感覺痛苦，同時也感覺歡喜。

那咖啡店是很小的。可是在牧羊神的像額之下，有一株種在赭色盆鉢中的膠樹垂着肥厚的葉片。

六 病

潮風不斷地刮着，他翻着大的英吉利文辭典，指尖找着言語。

Talaria長翅膀的鞋，或作Sandal。

Talipot 東印度產的椰子。幹高至自五十英尺至百英尺，葉子用作傘，扇，帽子等。七十年開花一次。……

三 他的想像分明地繪出這椰子的花。這時候他的喉頭感覺有從未有過的癢。忽然痰沫落在辭典上。

小 痰。——可是，這不是痰。

叢 他想到脆薄的生命，又想像這椰子的花，——高高矗立在重洋彼岸的椰子的花。

七 畫

他忽然——這實在是忽然。他站在某書鋪的店頭，看着果霍的畫集的時，忽然理解了畫這東西。當然果霍的畫集是照相版。他從照相版中也感到

鮮明地浮出的自然。

對於這畫的熱情，使他的視野新鮮了。他不知何時很細心地注意到樹枝的蜿蜒和女人面頰的膨起。

在一個下雨的秋日之暮，他走過某郊外的堤防下面。在堤防那邊的山坡下停着一輛拖貨的馬車。他經過那裏時，感覺到有人已經經過這條路。有人？——這是用不着再來問他自己。

二十三歲的他的心中有一個割去了耳朵的荷蘭人，咬着長煙斗，犀利的眼光凝視着這憂鬱的風景畫。

.....
八 火花

他被雨淋着，在柏油的路上走。雨落得相當的大。他在充滿水沫的當中

8 嗅着了橡皮大衣的氣味。

眼上有一根架空線發着紫色的火花。他很感動了。他上衣口袋裏藏着他
要發表在他們的同人雜誌上的原稿。他在雨中走着，再朝上看那後面的架空
三 線。

三 線 架空線依然放着火花。他展望人生，並沒有特別慾望的東西。可是只有
小 這紫色的火花——只有可怕的空中的火花，寧願用生命來調換也要把它抓
住。

書 九 死體

死體都在拇指上掛着鐵絲吊着的牌子，這牌子上記着人名和年齡等等。
他的朋友彎着腰，靈活地運用解剖刀，剝開一個死體臉孔的皮。皮下面就是
美麗的黃色脂肪。

他看着那死體。這是他要寫成一個短篇——以王朝為背景的一個短篇所需要的。可是，像腐敗了的杏子一般的死體的氣味是難聞的。他的朋友皺起眉頭，慢慢地運用解剖刀。

——近來死體有點不夠用。

他的朋友這樣說。不知何時他早已準備好了他的回答。——「如果我不夠死體用，可以沒有絲毫惡意去殺人呢。」可是他的回答只放在心裏面。

十先生

他在大槲樹下讀着先生的書。槲樹在秋日的光線中，樹葉一片也不動。在這處的空中有一把吊着玻璃碟子的天秤，剛好保持着平衡。——他讀着先生的書，感到了這樣的光景。

十一 天亮

天漸亮了。他有一次在街轉角下眺望着廣闊的市場。羣集到市場的人們或車子都染着薔薇色。

他燃着一根紙煙，靜謐地走入市場裏面。有一隻瘦的黑狗突然向他吠起來。可是他不驚慌。並且他甚至愛起那隻狗來。

在市場的正中有一株藤樹，四邊伸張着樹枝。他站在樹根上，通過樹枝仰望高空。天空裏面，剛好在他正上面有一顆星在閃耀着。

這是他二十五歲的時候——會先生過後的第三個月。

十二 軍港

潛水艇內部是黑闇的。他在機器四周包圍的當中彎着腰，看着小眼鏡。映在小眼鏡裏的是明亮的軍港風景。

——那邊看見的是「金剛。」

某海軍將校這樣對他說。他在方形透鏡上看着小軍艦，不曉得爲什麼忽然聯想到荷蘭芹菜，——三百鈿一碟的牛排上也有輕微氣味的荷蘭芹菜。

十三 先生之死

雨霽後的風中，他在新車站的月臺上走着。天空仍然幽暗。月臺的那邊，三四個鐵路工人，一齊上下着鶴嘴鋤，大聲唱歌。

雨過後的風吹散了工人的歌和他的感情。他也不燃着香煙，感覺到近乎歡樂的苦痛。把「先生危篤」的電報藏在大衣口袋裏。

這時候從那邊松山陰影裏有一列上午六時的上行列車，拖着輕煙，蜿蜒向這邊來。

十四 結婚

他結婚後第二天便責備他的妻子，『剛剛初到不要便浪費。』可是，與

其說是他的責備，毋寧說是老姑叫他『說吧』的責備。他的妻少不了要問他，也向他的老姑謝罪了。在為他買來的黃水仙盆鉢的前面。

十五 他們

三 他們和平地生活着。在大芭蕉葉張開的陰影下。——他們的住家是離開
 通 東京乘火車也要足足一個鐘頭的某海濱的鎮上。

小 十六 枕頭

叢 他枕着散發薔薇葉香的懷疑主義，讀着阿那托爾·法朗士的書。可是，
 書 他不注意到什麼時候半人半馬神(Satyr)也在他的枕中。

十七 蝴蝶

藻香濃郁的風中，蹣跚着一隻蝴蝶。他僅只一瞬間覺得這蝴蝶的翅掠過他乾枯的口脣上。可是偶然印在他口脣上的翅粉却在數年後仍然閃耀着。

十八 月亮

他在某飯店石級上偶然碰到了她。她的樣子在這樣的白日中猶如在月光中一樣。他眼送着她（他們彼此沒有一面之交），感覺了從來沒有過的寂寞。

十九 人工的翼

他從阿那托爾·法朗士移轉到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去了。可是，不親近盧梭。這或許他自己的的一面——易受情熱驅使的一面，和盧梭相近的原故。他接近和他自己另一面——冷靜而富於理智的一面相近的（Candide）的哲學家。

二十九歲的他在人生上早已不是光明的了。可是倭爾德爾（Voltaire）給這樣的他以人工的翼。

他張開那人工的翼，悠悠地飛上天空。同時，理性光芒照耀下的人生之歡樂和悲哀沉落到他眼睛下面去了。

他向醜惡的人寰掉擲諷刺和微笑，攀上沒有阻礙的天空直到太陽上去。好像把古代的希臘人因這個人工的翼被太陽的光芒燒燬落海而死的事也忘記了似的。……

三 鍾 小

二十 桎梏

他們夫婦和他的養父母同住在一個家裏。這因為他要到某新聞社裏工作的關係。他信賴着這寫在黃色紙上的合同，可是對於這合同到後來新聞社是不負任何義務，所有的義務全歸他一人負着。

二十一 瘋人的女兒

兩部黃包車在沒有人煙的陰天的鄉村路上走着，潮風吹來，曉得這條路

是向着海的。坐在後面一部黃包車上的他，納罕着爲什麼對於這個密會毫無興趣，想着引他到此地來的是什麼東西。這決不是戀愛。如果不是戀愛——他爲的要避免這個回答，不能不想，『總之我們是平等的。』

坐在前面一部黃包車上的是某瘋人的女兒。並且她的妹子是因嫉妬而自殺了的。

——橫豎沒有辦法。

他對於這瘋人的女兒——動物的本能特別強的她，感到一種憎惡。

兩部黃包車這時候經過岸邊墓地的外面。蠟殼黏着的矮樹圍牆裏面，有幾個石塔都是帶上黑色的。他眺望着在這幾個石塔那邊輕微地閃耀的海，忽然想到侮蔑她的丈夫——沒有抓住她的心她的丈夫。……

二十二 | 某畫家

這是某雜誌的插畫。一隻雄雞的墨畫明顯的表示着個性。他向友人打聽這畫家的事情。

約一星期後，這畫家訪問他。這是他一生裏面的一件特別注目事件。他在這畫家裏面發見了誰都不知道的他。並且發見了連他自己也是一向不知道的他的靈魂。

小 某微寒的秋天日暮，他因一株帚蜀黍忽然想起這個畫家。高身的帚蜀黍搖着粗大的葉，在泥土上却露出像神經一般纖細的根蒂。這當然又是他的自畫像。可是，這種發見只有使他憂鬱而已。

——已經遲了。可是萬一的時候……。

二十三 她

某廣場前面黑暗起來了。他身體稍為有點熱度，走到這廣場上去。幾座

大建築的窗門都向着銀光澄靜的天空閃着電燈光。

他在路旁停下，等候她來。約略過了五分鐘，她好像憔悴似的走到他那邊來。看到了他的樣子，便微笑的說，『累了。』他們並着肩到幽暗的廣場裏去了。這事情對於他們還是第一次。他心裏想爲要和她在一塊兒起見不惜犧牲一切。

他們乘了汽車後，她凝視着他的臉孔說：『你不後悔麼？』他決斷地說：『不後悔。』她按着他的手說：『我也不後悔。』她的樣子在這時候也像在月光中似的。

二十四 臨盆

他站在厚紙門旁邊，朝下看着穿白色手術衣裳的接生婦在給嬰兒洗澡。嬰兒當每次肥皂浸入眼中時，便可愛地反復皺起臉孔。並且繼續的大聲啼叫。

他感覺到嬰兒的近於初生老鼠的氣味，不能不仔細的這樣想。

——爲什麼這傢伙也生出來呢？生到這充滿婆婆娑苦的世界來。——爲什麼這傢伙碰到把像我這樣的人作父親的命運呢？

這是他的妻最初生產的男孩。

三

二十五 史德林堡

小 他站在房間的門口看着在石榴花開的月光中幾個骯髒的中國人玩着麻雀牌。然後回到房間裏，在矮的燈下開始讀癡人的告白。可是讀不到兩頁忽然
專 苦笑起來。——史德林堡在寫給情人的伯爵夫人的信中，寫着他沒有多大不同的謊言。……

二十六 古代

彩色剝落了的佛陀，天人，蓮華差不多壓倒了他。他仰視着它們，忘掉

了一切。甚至於他自己擺脫了瘋人的女兒的幸運也忘掉了。……

二十七 斯巴爾達式訓練

他和他的朋友在某後街上走。有一部蓋上篷的黃包車從對過直向這邊來。並且坐在上面的說也奇怪就是昨天晚上的她。她的樣子在這樣的白晝猶如在月光中一樣。他們在他的朋友前面當然連招呼也不打。

——真漂亮。

他的朋友這樣說。他觀望着街路盡頭的春天的山，毫不躊躇地說。

——是的，真漂亮。

二十八 殺人

鄉村道路在日光裏面發散着牛糞的臭味。他揩揩汗，踏上山路去了。道路兩旁，熟麥發散香氣。

——殺吧，殺吧。……

他不知何時在口裏面反復着這樣的話。誰呢？——這是他明白的。他想着一個極卑鄙的和尙頭的男子。

三 這時候帶黃色的麥的那邊有羅馬加梭力教的伽藍一座，不知何時露出圓
通 屋頂來了。

小 二十九 形象

這是鐵的瓶。他因這線眼的鐵瓶曉得「形象」的美。

書 三十 雨

他在大床上和她談種種的話。寢室窗外下雨。木棉的花在這雨中好像壞了。她的樣子依然像在月光中一樣。可是和她講話，他不一定不感覺無聊。他匍伏着，慢慢地燃着一根香煙，想起和她一道過活已有七年了。

——我愛着這個女人麼？

他向他自己這樣問。回答是使監視着他自己的他自己覺得意外的。

——我仍然愛着。

三十一 大地震

這是和爛熟的杏子差不多的氣味。他在火災遺址裏走着，輕微地感覺這樣的氣味，他想炎天裏腐爛的屍骸的氣味也不算是壞的。可是站在屍骸重疊的池邊上看時，發見了『酸鼻』這句話在感覺上決不是誇張的。尤其感動了他的是十二三歲小孩的屍骸。他看着那屍骸，感覺有點羨慕的樣子。他想起『爲上帝所愛者，夭折，』——這句話。他的姐姐和後母弟的家裏都燒了。可是他的姐夫是犯了偽證罪而受保釋的身體。……

——都死掉倒好了。

他站在火災遺址中，簡直不能不這樣想。

三十二 打架

他和他的後母弟扭作一團打起架來了。他的弟弟大約是常受他的壓迫。

三 同時大約他也因為弟弟而失掉自由。他的親戚常向他弟弟說：『你要學他。

通』可是，這簡直和把你手脚綁起來一樣了。他們互相扭着，卒至滾到院庭裏

去了。院庭中有一株百日紅——他還記憶着——在欲雨的天空下開着紅光燦

燦的花。

書

三十三 英雄

他從倭爾德爾家裏的窗偶然仰視高山。掛着冰河的山上，連兀鷹的影子也沒有。一個矮矮身材的俄羅斯人，忍耐地攀上山路。

倭爾德爾家裏也入夜了，他便在明亮的燈下寫了這樣的傾向詩。回憶着

攀援山路的俄羅斯人的樣子。……

『比誰還要恪守十誠的你

是比誰還要破壞十誠的。

比誰還要愛惜民衆的你

是比誰還要輕視民衆的。

比誰還要理想高超的你

是比誰還要熟悉現實的。

你是我們東洋所誕生的

發散草花香氣的電氣機關車。』

三十四 色彩

三十歲的他無形中愛上了某處空地。那邊在蒼苔上只有一些磚頭的破片
 通 散在各處而已。

小 可是，這在他眼中不啻是 Cezanne 的風景畫。

叢 他偶然想起七八年前的他的情熱。同時發見他在七八年前是不懂得色彩
 魯 的。

三十五 丑角

他打算過不管何時死掉也不後悔似的激烈生活。可是，依然過着常常受
 養父母和老姑拘束的生活。這個使他的生活生出明暗的兩面。他在某西裝舖

前看見了丑角傀儡站着店頭裏，他發生了這樣的想頭，究竟他像丑角傀儡到什麼田地。可是在意識之外，他自己——可說是第二個他自己早已把這樣的心理放在一篇短篇小說中去了。

三十六 怠倦

他和某大學生一道在莽原中走。

——你們仍有旺盛的生活慾吧？

——唔……可是你也……

——可是我沒有了。有的只是創作慾罷了。

這是他的真情。實際上他無形中失掉了生活的興趣。

——創作慾也是生活慾呀。

他不能夠回答。莽原中不知何時在紅穗上露出噴火山。他感覺好像羨慕

噴火山似的。可是，他自己也莫明其所以然。……

三十七 過來人

他碰到了在才力上也能夠和他匹敵的女人。可是，寫寫過來人等抒情詩，纔脫出這個危機。這個心理好像是打落凝凍在樹身上的閃灼白雪，那樣的痛苦。

三十八 復讎

這是在木芽內某飯店的露臺。他在那邊繪着畫，和一個少年玩着。這是七年前分手了的瘋人女兒的獨生子。

瘋人的女兒吸着煙，看着他們遊戲。他在沈重的心理中繪着火車和飛機。少年好在不是他的兒子。可是叫他作「叔叔」這事情，使他再痛苦不過了。

少年跑開後，瘋人的女兒吸着香煙，媚態地向他說。

——那孩子不像你麼？

——不像。第一……

——可是，有所謂胎教這事情。

他默不作聲把眼睛轉開。他心裏面想要絞死她，這並不是沒有一點殘忍的慾望的。

三十九 鏡子

他在某咖啡店之一隅和他的朋友談話。他的朋友吃煮熟的蘋果，談着近來天氣寒冷。他在這樣的話中忽然感覺到矛盾。

——你還是獨身呀。

——不，下個月就要結婚了。

他不期然而緘默了。鑲在咖啡店樓上的鏡子映着無數的他自己。冷酷地像威脅什麼似的。

四十 問答

三 爲什麼你攻擊現代社會制度呢？

通 看見資本主義產生的罪惡的原故。

小 罪惡？我以為你沒有認識善惡的差別。那末。你的生活呢？

叢 書 —— 他和這樣的天使問答了。當然這是戴着誰也不以為羞恥的大禮帽的天使。……

四十一 病

他開始染了不眠症。並且體力也開始衰弱了。好幾個醫生各自給他的病以二三種診斷。——胃酸過多，胃Atony，乾性肋膜炎，神經衰弱，慢性結

膜炎，腦疲勞，

可是他知道他自己的病源。這是對他自己的羞恥和對他們的恐怖心理。
——他們即他鄙視的社會！

有天欲雪的陰沉的下午，他在某咖啡店的一隅，銜着燃着的香煙，傾聽對過留聲機流來的音樂。這是非常使他動心的音樂。他等到那音樂完了，走到留聲機面前看看片子上貼着的牌紙。

Magical lute-Mozart

他忽然覺悟了。破了十歲的莫查爾特也大約苦悶了的。可是，再不像他那樣……他垂着頭回到自己的桌子去。

四十二 神的笑聲

三十五歲的他在春陽照着的松林中走着。回憶着二三年前他自己寫過的

話：『神明不幸地不能像我們一樣可以自殺。』……

四十三 夜

夜再來了。不穩的海在幽暗中不斷地打起水沫。他在這樣的天空下和他的妻作第二度的結婚。他們喜歡了。同時又是苦痛。三個小孩和他們一塊兒看着海外的閃電。他的妻抱着一個小孩，好像含着眼淚似的。

——那邊有一隻船。

——唔。

——檣杆斷了的船。

四十四 死

他乘一個人獨睡的機會，想把腰帶掛在窗格子上自縊。可是把頸子放進腰帶時，忽然怕死起來了。這並非害怕死的瞬間痛苦。他第二次自縊時拿着

錶來試試測量自縊。稍為痛苦以後，一切便開始模糊了。只要經過這裏便大約要走進死裏去的。他檢查錶針時，發見了他感覺痛苦的時間為一分二十幾秒。窗格子外是昏黑的。可是黑暗中有粗暴的鷄聲。

四十五 Divan

Divan 要再給他的心以新的力量。這是他從來不知道的「東洋的歌德」他看見悠悠然站在一切善惡之彼岸的歌德，感覺近乎絕望的羨慕。在他眼中，詩人歌德比之詩人基督來得偉大。在這詩人的心中，除開阿克洛波利斯 (Acropolis) 和果爾果達 (Golgotha) 以外，甚至於阿拉比阿的薔薇也在開花。如果能夠有多少力量追蹤這詩人的足跡，——他讀完了 Divan，當很厲害的激動平息了後，他簡直不能不侮視生為生活的宦官的他自己。

四十六 謊言

他姊夫之死忽然把他打倒。他現在又不能不照顧他姊姊一家了。他的未來至少對於他是像日暮一樣幽暗的。他對於他的精神破產有近乎冷笑一般的感覺，（他的惡德和弱點整個都被他自己知道了。）他仍然繼續讀種種的書

三。可是盧梭的懺悔錄也充滿英雄的謊言。尤其是新生——他從來沒有碰見過像新生的主人公那樣老獪的偽善者。可是只有法朗梭亞·維容却變透他的心

小。他在幾篇詩裏面發見了「美麗的牡。」

等待絞刑的維容的樣子在他夢裏面也出現了。他好幾次想學維容一樣墮落到人生的地獄裏去。可是他的境遇和內體的精力不允許他這樣。他漸漸衰弱下去了。剛好像從前斯維夫特所看見了的從樹梢枯凋起來的樹木一樣。

……

她的臉孔是光明的。這剛好像曉日的光線射着薄冰那樣似的。他對她有好意。可是不感覺戀愛。並且完全沒有觸過她的身體。

——聽說你想死。

——是。……不，說想死不如說厭倦了生。

他們這樣回答後相約了一塊兒死。

——這是Platonic suicide。

——Double platonic suicide。

他自己這樣地鎮靜，他不能不覺得稀奇了。

四十八 死

他不和她死了。只有完全沒有接觸過她的身體這事情，在他是滿足的。她毫不介意似的常常和他談。並且把他所有的一瓶青酸加里給他，還說這樣

的話『有了這個，大家就膽壯了。』

這的確是使他們膽壯的。他一個人坐在藤椅上，看着推樹的嫩葉，不能不反復想到死給他的和平。

三

四十九 剝製的鴿鳥

通

他要盡最後的力量寫他的自敘傳。可是這對於他却不見得容易。這因為他的自尊心，懷疑主義和利害打算仍然留着的原故；他不能不侮視這樣的他自己。可是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這樣想：『如果剝開一層皮來看，誰都是一樣的。』他每每這樣想，詩與真實這本書的名字好像就是一切自敘傳的名字。

並且他明白地知道文藝上的作品不一定誰都受感動的。為他的作品所感動的只是和他生涯相近的並和他相像的人們。——這種念頭也發生了。因此他決定簡略地把他的詩與真實寫出來。

他寫完某傻子的一生以後，偶然在舊家具鋪子的店頭發見了剝製的鴿鳥。這雖是引頸而站着，可是帶黃色的羽毛也被咀蝕了。他回想他的一生，感覺眼淚和冷笑一起湧出來。在他的前途只有發瘋和自殺而已。他一個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着，決心等待慢慢地把他破滅的命運之到來。

五十 俘虜

他的朋友之一人發瘋了。他對於這位朋友，感覺了某種親近。這因為他比別人更加深刻理解這位朋友的孤獨，——掩在輕快的假面下的孤獨的原故。他在這位朋友發瘋了以後，兩三次訪問這位朋友。

——你和我都是被惡鬼纏上身的。被那叫作世紀末的惡鬼。

這位朋友低聲曾經向他說過這樣的事情，兩三天後在赴某溫泉旅館去的途中，聽說連薔薇花也吃起來了。當這位朋友進病院後，他想起從前送給這

位朋友的一張半身像。這就是這位朋友所愛的巡按使的作者的半身像。他想起郭可里也是瘋狂而死的，他不能不感覺支配他們的某種力量。

他十分疲倦的結果，偶然讀拉的格臨終的話，再度感覺神明的笑聲了。

三 這句話是『神的士卒們來捉我。』他要和他的迷信及感傷主義作鬪爭。可是不論何種鬪爭，在肉體上他是不可能的了。世紀末的惡魔的確在翻弄他。他感覺對於相信上帝的中世紀的人們。感覺羨慕了，可是相信神——相信神的愛，這事情到底不是他能夠的。即使是柯克陀相信的神！

書 五十一 敗北

他執筆的手也顫動起來了。並且甚至口裏流涎。他的頭腦除開了服用0.8維洛那爾醒覺後，沒有明晰的時候。可是明晰的時候也不過半小時或一小時而已。他只在幽暗中過他日常的生活。說起來好像把刀鋒脫落了的劍拿

來作拐杖似的。

久米正雄君：

這篇稿件可否發表自不用說，發表的時候和機關，都想拜托你。

在這稿件中出現的人物，你大體都知道。可是如果發表出來，我請你不要加以索引。

我現在在最不幸的幸福中過活着。可是說也奇怪，我並不後悔。只對於有像我這樣的惡夫，惡子，惡父的人們，覺得非常抱歉而已。那末，再會。我在這稿件總不至於意識地辯護自己。最後，我把這稿件特別拜托你是因為我想你大約比任何人更爲理解我的原故。（如果剝開我的稱爲「都會」人的皮。）在這稿中的我的儂氣請你閱後爲我一察。

將軍（芥川龍之介作）

馮子翰譯

一

白腰帶隊

明治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黎明。第×師團第×聯隊的白腰帶隊，為奪取松樹山的補備炮臺，從九十三高地的北麓出發了。

因為沿着山陰道路，今天的隊形特別是四排側面進軍。在連草也不長的幽暗路上，排着鎗桿的一隊兵士，只見白腰帶隱現着，靜謐地響着靴聲走去，這不失為悲壯的光景。比如指揮官的M大尉，自從站在這隊前頭時，便和別人一樣不大講話，臉孔是沉鬱的。可是士兵們意外地都不失生平的元氣。這是一因為日本魂的力，二因為酒的力。

繼續進行片刻後，隊伍從多石頭的山陰跑出風色很強的乾涸河床上來了。

——喂，往後看看。

原來是開紙鋪的田口一等卒對那從同一中隊選拔出來的原來是木匠的掘尾一等卒說。

——都向這邊行禮呢。

掘尾一等卒迴轉頭了。說得不錯，果然在深黑地堆起來的高地上，自聯隊長起還有幾個將校們，背着帶紅的天空，對於向死地去的這一隊兵士致最後的敬禮。

——怎麼樣？不是了不起麼？白腰帶隊多麼名譽呀。

——有什麼名譽？

掘尾一等卒不高興地搖搖肩上的鎗。

——我們是送死去的呀。這樣看來他們的敬禮是我們用生命換來的。那兒來這樣的便宜貨？

——不對。這樣講對不起國家了。

三 他媽的。還有什麼對得起對不起！向酒保打一斤酒，單只行個禮是通，不賣給你的。

小 田口一等卒噤口無言了。這因對手的脾氣是司空見慣的，有點酒意便連叢篇的亂說。堀尾一等卒執拗地繼續講下去。

書 ——我不是在說用敬禮來買。什麼忠君愛國，什麼帝國榮光，說不了的許多漂亮名詞。可是，這些都是吹牛皮的。喂，兄弟，說得不對麼？

堀尾一等卒，還對同在一個中隊，那位原來作小學教師的，溫順的江木上等兵這樣說過。這位溫順的上等兵，這次不曉得因為什麼原故，突然露出

一副要咬人的兇相。向酒醺醺的對手的臉孔投射辛辣的回答。

——混帳王八蛋！我們的職守不就是送死麼？

這時候白腰帶隊已走上河床的那邊去了。那邊有七八間泥磚的中國的民家，肅靜地等着天亮，——在這些民家屋頂上，摺皺像煤油色的，冷褐色的松樹山迫近在眼前。隊伍一離開村落便解散四列縱隊的隊形。並且帶着武裝，爬過了幾條街路，直向前敵上去。

當然江木上等兵也在其中爬行着。『向酒保打一斤酒，行個禮是不賣給你的。』——堀尾一等卒的這句話，同時也就是他心裏面要講的話。可是，不愛講話的他，把這念頭牢牢地保持在心裏。因此，戰友的話更加像觸動了他的傷痕似的使他悲憤。他像走獸一樣在凝凍的道路上爬行着，一方面想想戰爭的事情，又想想死這回事。可是從這樣的念頭得不到絲毫的光明。死，

即使是壽終的死，歸根也是應該咒罵的。戰爭——他甚至不願以罪惡來比戰爭。罪惡比之戰爭，因為它起源於個人的情熱，還能夠有願意和不願意的地方。可是，戰爭簡直是……並且，他——不，不僅只是他。從各師選拔出來的二千餘人的白腰帶隊，人數雖則這樣多，也不能不去送死。

——來了。來了。你是那兒的聯隊？

江木上等兵看看四周。隊伍不知何時已經到了松樹山山麓的集合地。黃叢叢制服上束着舊腰帶的各師團兵士早已集合在那邊，——向他講話的也就是這裏面的人。那兵士坐在石頭上，在熹微的朝日光中，拔着臉頰的丘疹。

——是第×聯隊。

——原來是麵包聯隊。

江木上等兵皺起臉孔，沒有回答這句俏皮話。

數小時後，在這步兵陣地上，敵我兩方的砲彈，作悽厲的鳴聲飛着。在李家屯我們海軍的砲，好幾次使高聳目前的松樹山山腰揚起黃色的土煙。土煙飛起的時候，閃耀着淡紫色的光，在白天更形悲壯。可是，二千白腰帶隊在這砲擊當中等待着時機，依然不失平時的元氣。也許因為不想被恐怖所挫折，不能不故意裝成快活的樣子。

——他媽的，拚命地在打。

掘尾一等卒仰視天空。同時，長嘯的聲音兩度劈裂了頭上的空氣。他不覺把頭縮起來，向那為擋着塵埃的飛揚，用手巾掩着鼻子的田口一等卒說。

——剛纔這個是二十八生的。

田口一等卒笑起來了。然後偷偷地藏起手巾在口袋裏。為的是不想使對

方注意到這個。這是他出征時，從相好的藝妓裏拿來的，刺繡滾邊的手巾。

——二十八生的，聲音有點不像，……

田口一等卒這樣說，糾正了狼狽的姿勢。同時，許多兵士好像接到無聲的命令似的，一個一個的改正了姿勢。因為這時候軍司令官的N將軍帶着幾個幕僚在他們中間嚴肅地跑來的原故。

——喂，不許吵鬧，鬧不得。

將軍四顧陣地，用稍為乾澀的聲音說。

——在這樣狹隘的地方用不着行禮。你們是那——聯隊的白腰帶隊？

田口一等卒感覺將軍的眼注視他的臉孔。這眼睛像處女的眼睛，足以使他害羞。

——是步兵第×聯隊。

——噢，勇敢的來一下子吧。

將軍握他的手。然後轉眼看掘尾一等卒，同樣伸出右手來，反復着同樣的話。

——你也勇敢的來一下子吧。

這樣一來，掘尾一等卒好像全身硬化了似的，變成直立不動的姿勢。寬大的肩，粗大的手，高顴骨的赭臉孔，——他這種特徵，至少是給老將軍以好印象，像個帝國軍人標本的容貌。將軍就站在那兒，熱心地繼續說下去。

——現在攻打的那砲臺，今晚你們要把它奪過來。預備隊跟着你們足跡把那一帶的砲臺都佔領過來。你們必須打算一下子撲進那砲臺去。

這樣講話中，將軍的聲音不覺的帶點演戲的感動的口腔。

——記得麼？決不要半途站着開鎗啊。把五尺身軀看成一個砲彈，一下子飛進去。希望你們堅絕的來一下。

三 將軍好像要傳達「堅絕」的意思緊緊地握了一下堀尾一等卒的手。然後離開那裏。

小 ——誰稀罕你的。……

堀尾一等卒狡猾地目送將軍的背後，看看田口一等卒。

田口一等卒苦笑。堀尾一等卒看見這個樣子，不曉得爲什麼原故心裏面發生一種對不起的心理。同時對於對方的苦笑又感覺憎惡。這時候江木上等兵突然在旁邊插嘴說。

——怎麼樣啦，握他媽的手，便去送死？

——算了，算了，學人家嘴幹麼？

這次搨尾一等卒不能不苦笑。

——想到被人收買了纔覺得生氣，橫豎我是準備着送死的。

江木上等兵這樣說時，田口一等卒也說了。

——不錯，都是爲國捐軀的。

——我不知道爲的是什麼，不過打算送死是不错的。比如碰到了強盜，便有這樣的心理，——什麼都拿去好了。

江木上等兵的眉頭露出輕微的興奮。

——剛好是這樣的心理。強盜只要拿到錢，再不會還來要人家的命。可是，我們橫豎是要送死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終歸不能不死，乾淨的死掉不好麼？

聽着這些話的時候，在酒意尚未全消的堀尾一等卒的眼中，對這溫厚的戰友增加了蔑視的光芒。『犧牲一命算什麼，』——他心裏這樣想，仰視天空。然後決心報答將軍的握手，今晚不要落後地去當肉彈。……

三 當晚八時過數分，江木上等兵中了手溜彈，全身變得焦黑，倒在松樹山腹中。這時候有一個白腰帶兵口中斷續地叫着，向鐵絲網裏面跑來。他一看見戰友的屍骸，一脚踏在他的胸上，突然大聲的哭起來。大聲地——實在這哄哭的聲音，在猛烈的敵我兩方的砲火中，喚起淒涼的反響。

——萬歲！日本萬歲！惡魔降伏！怨敵退散！第×聯隊萬歲！萬歲！萬歲！萬歲！

他一手舞着鎗，手溜彈的爆發照破他眼前的黑暗他也不理，只繼續在叫。透過那光線看來，這人就是堀尾一等卒，大約是因為頭部中了鎗傷，在突

擊之際發瘋起來了的吧。

二

奸細

明治三十八年三月五日上午，當時駐屯在全勝集的A騎兵旅團的參謀，在司令部之幽暗的一室審訊兩個中國人。他們是因為犯了作奸細的嫌疑，剛纔被臨時加入這旅團的某聯隊步哨之一人捉來的。

在這中國的矮房子裏面，坑火不消說今天也發散着很舒服的溫氣。可是，戰爭的悲傷空氣則隨處可以看得出來，從拍車敲鋪地階磚的聲音，從脫下來放在桌子上的大衣的顏色。尤其是在貼紅紙對聯的塵臭白壁上釘着束髮藝妓的照片，也是滑稽而又悲慘。

那裏除旅團參謀之外，還有一個副官，一個翻譯同着這兩個中國人。翻

譯有問，中國人都明晰地回答。並且年紀較大而蓄鬚的人，常有不待翻譯質問便搶着來辯明的形勢。可是辯解愈是明晰，愈使參謀心裏發生硬要認他們為奸細像反感似的感情。

——喂，步兵！

旅團參謀用鼻音喚捉中國人來的在門口的哨兵。步兵——這就是加入白腰帶隊的田口一等卒，——他背向着門上卍字格子，看着藝妓的照片，被參謀的聲音驚醒，儘量的大聲回答。

——是。

——是你吧，把這些傢伙捉來的？捉的時候是怎麼樣的？

忠實的田口一等卒像朗誦似的回答。

——我放哨的地點是本村隄防的北端通奉天的街道。這兩個中國人從奉

天方面跑來。這時候樹上的中隊長……。

——什麼，樹上的中隊長？

參謀稍為把眼簾撐高。

——是的。中隊長為要眺望，爬上樹上去了的。——中隊長在樹上命令我捉來。

——可是，我要捉的時候，那邊的人——沒有鬚鬚的那個人，他馬上要開跑了。

——沒有別的事情麼？

——是，沒有別的。

——好了。

旅團參謀的胖胖臉孔上，露出輕微的失望，向翻譯傳達質問的意思。翻

譯爲要掩飾厭倦，故意提起精神來講。

——不是奸細爲什麼逃跑？

——逃跑是應該的呀，因爲日本兵撲向這邊來。

三 第二個中國人——鴉片中毒似的，皮膚作鉛色的人，毫不畏縮地回答。

鍾 小情……
——可是，你們走過的是快要作戰場的街路呀，如果是良民便不會有事

叢 能夠講中國話的副官把惡意的眼光向血色很壞的中國人臉孔上射去。

曹 曹 不，是有事情的。剛纔已經說過，我們是要到新民屯換鈔票而來的。
。請看吧，這裏有鈔票。

蓄鬚的人鎮靜地瀏視將校的臉孔。參謀鼻子裏哼一聲。他看見副官的狼狽，心裏覺得痛快。

——兌換鈔票，拚命也來麼？

副官不甘心地冷笑。

——總之，把衣裳脫下來看吧。

參謀的話翻譯出來了，他們依然毫不介意地馬上赤裸身體讓人看。

——不是還圍着兜肚麼？把它拿來看。

翻譯拿起兜肚時，白木棉上仍有體溫，使他覺得污穢。兜肚內有三寸長的大針。旅團參謀借窗外光線，反復檢視這根針。可是，平扁的頭刻有梅花模樣以外，毫無稀奇地方。

——這是什麼？

——我是鍼醫。

蓄鬚的人毫不慌張地回答。

——順便把鞋也脫下來看。

他們差不多無表情地，應該遮掩的地方也不遮掩，看着檢查的結果。可是，上衣褲子自不用說，即檢查鞋襪也看不出可作證據的東西。此外除非拆開鞋子來看，更沒有辦法了。——副官這樣想，要把這意思告訴參謀。

這時候軍司令官帶着軍司令部的幕僚和旅團長等，忽然從隔壁的房子進來。將軍和副官及軍參謀剛好有事情要商量來找旅團長的。

——俄國奸細麼？

將軍這樣問，停足在中國人面前，用犀利的眼光凝視着他們的裸體。後來有某美國人毫不客氣地批評這位有名的將軍的眼睛，說這裏有些地方像 Monomania（偏執狂）。——這個偏執狂的眼睛，特別在這樣的時候，加上可怕的光亮。

旅團參謀向將軍把事情的顛末大概的說了。將軍只是點點頭而已。

——除此而外只有拷打迫他們供出來，沒有旁的方法。……參謀這樣講到半途，將軍用抓着地圖的手，指着地上的中國鞋。

——拆開這鞋來看吧。

鞋底一層一層的拆開了。這樣一來，四五張地圖和祕密書類，忽然翻翻地落在地面了。兩個中國人一看見了這些東西，臉孔也不能不變色了。可是依然緘默着，頑固地凝視着階磚。

——總不外這個樣子。

將軍迴顧旅團長，高興地微笑着。

——可是，利用鞋子的確費心思了。——喂，給他們穿起衣裳來。——這樣的好細還是第一次呢。

——軍司令官閣下的慧眼真令人驚服。

旅團副官把好細的證據品交給旅團長，作出可掬的笑容。——好像忘記了，他自己比將軍早就注意到鞋子似的。

三 ——可是，脫光了衣裳也找不出什麼，那除了鞋子以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隱藏東西呢？

小 將軍非常的高興。

叢 ——我馬上就注意到鞋子。

書 ——這邊的居民太不行了。我們到此地來的時候便揭起圓日的旗幟，可是檢查家裏大體藏着俄國旗幟。

旅團長也像很開心似的。

——此就是所謂奸佞而邪智吧。將軍說。

——是的，燙它燒它也食不來的。

在這樣的會話繼續中，旅團參謀和通譯依然審查着兩個中國人。參謀忽然把不高興的臉孔向田中一等卒，唾罵似的命令說。

——喂，步兵！這奸細是你捉來的，你去結果他。

二十分鐘後，村南的路旁，兩個中國人辮髮互相結着，坐在枯柳的樹根上。

田口一等卒插上鎗劍，首先把辮髮解開了。然後拿起鎗站在年紀小一點的人背後。可是，未把他們刺死以前，他想告訴他們要執刑。

——爾……。

他這樣說了，可是他不懂得中國話的殺叫什麼。

——爾，KOTOSUZO！（要殺你的意思。）

兩個中國人像預先約好了似的迴轉頭來看他。可是，一點都沒有驚慌的樣子，然後向各方面叩了幾個頭。「向故鄉告別的吧」——田口一等卒一面擺好架勢，這樣想。

叩頭完了，他們都好像下了決心似的伸長頸子。田口一等卒舉起了鎗桿，可是看着老實的他們，他總不能用鎗劍刺死他們。

——爾，Korosuzo——

他沒有辦法，只好反復的再說一遍。這時候有一跨馬的騎兵從村落那邊向這邊來，馬蹄響處塵埃飛揚。

——步兵！

騎兵——靠近看來是曹長——看見了兩個中國人，便放慢着馬步，傲然問他說。

——俄國奸細麼？是俄國奸細吧。讓我也來結果他一個。

田口一等卒苦笑。

——那裏話，兩個都送給你好了。

——是麼？好義氣。

騎兵輕捷地下了馬，然後轉到中國人的背後，拔出腰間的日本劍。這時候又從村落那邊，勇敢的馬蹄響處，來了三個將校。騎兵不理這些，高舉了日本劍。刀還沒有斬下，三個將校悠悠然經過他們旁邊。軍司令官！騎兵和田口一等卒一道，仰視馬上的將軍，舉手行禮。

——俄國奸細吧！

將軍的眼中一瞬間閃耀了偏執狂的光。

——斬呀！斬呀！

騎兵立刻舉刀，一刀把年輕的中國人斬掉了。中國人的頭像跳躍似的滾落到枯柳樹根上去了。血液在黃色泥土上一陣一陣的擴大成爲大的溼印。

——對了。好呀。

將軍愉快地點點頭，便開馬跑了。

三

騎兵目送將軍遠去，提着血淋淋的刀趕到另外一個中國人的背後站着。

小

那種態度有些地方比將軍還要喜歡殺戮。『若是這些殘忍的傢伙囉，我也可

叢

以殺呢。』——田口一等卒這樣想着，坐在枯柳的樹根上。騎兵又舉起刀來

嘗

了，可是，有鬚的中國人只默然地伸長頭頸，睫毛連一根都不動。……

跟着將軍的一個參謀，——穗積中佐在馬鞍上眺望着春寒的曠野。可是遠處的枯樹和倒在路旁的石敢當並沒在中佐的眼中映出來。就因爲他頭腦裏面，不斷地浮起從前愛讀過的斯但答的話。

『我看見滿身勳章的人們，心裏總是這樣想，拿到這樣多的勳章，不知道幹了多少殘酷的事。……』

——忽然清醒過來，他的馬已經距將軍很遠了。中佐輕微地戰慄一下，立刻加緊馬步。在剛好照到的幽暗的太陽光中，飾帶的金色照耀起來。

三

陣中的演劇

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四日下午，駐紮阿吉牛堡的第×軍司令部，上午舉行招魂祭過後，下午舉行餘興的游藝會。所謂會場也不過利用中國鄉間常有的露天戲臺，在臨時搭成的戲臺前，圍以帳幕而已。可是在這鋪蓆的會場裏，未到一點鐘的定刻前，許多兵士早已齊集起來了。這些在骯髒的黃軍服上，拖着劍的兵卒之羣，叫他們作觀客麼，那太嘲弄他們了，他們是淒涼到這個

地步的觀客。他們臉孔上愈是呈現快樂的微笑，愈使人感覺可憐。

將軍作首班的軍司令部，兵站監部的將校們和外國從軍武官們，坐在後面稍為隆起地方的一排椅子上。這邊的空氣只看參謀肩章，或副官的腰帶，比之一般兵卒的觀客席來得快活多了。尤其是外國的從軍武官，即使是最蠢的一個，為增加這個快活，比之軍司令官更為有效果。

將軍今天特別的高興。和副官談着話，常常翻開會場程序來看——那眼睛始終如日光一樣，浮着使人親近的微笑。

定刻的一點鐘到了。在櫻花和旭日配好的精巧的布幕裏面，打得不好聽的柝板（日本的拍子木，是舞臺開幕時打的）響了幾次。這時候游藝股的少尉把幕拉到一邊去了。

舞臺是日本的房子裏。堆在一個角隅的米袋稍為暗示着這是一間米鋪。

裏面束上帷裙的米店主人拍拍手『阿鍋，阿鍋，』的喊出一個比他身高的梳髻的婢女來。然後開始一場內容無足介紹的戲。

舞臺上的猥褻行爲愈露骨，簾上的觀衆更加喝采了。不，即是使後排的將校們大多數都笑起來了。忽然好像競爭這些笑聲似的，詼諧更加多了。最後竟達到只穿越中禪（日人用以掩蔽陽具的帶——譯者）的主人和只穿紅小衣的婢女開始演起相撲（相撲是日本流行的角力——譯者）來了。

笑聲更加高了。兵站監部某大尉等，爲歡迎這些滑稽動作差不多要拍手了。剛好在這時候，忽然猛烈的叱咤聲像打擊鼎沸的笑聲似的叫起來了。

——像什麼樣子，這種醜態？閉幕！幕！

聲音的所有者是將軍。將軍帶上手套的雙手按着粗軍刀的柄，巖然睥睨着舞臺。

司幕的少尉服從命令走到驚愕的演員前面，倉皇的把幕閉了。同時蕭位的觀客雖有輕微的搖動聲音，可是終歸沉寂了。

和外國的從軍武官們坐在一起的穗積中佐覺得這個沉默太可憐了。當然他的臉孔在這咄嗟之際連微笑也沒有了。可是他還有餘裕去同情觀客們的興趣。那末，他贊成在外國武軍們面前演裸體相撲麼？——留學歐洲多年的他，為尊重這樣的面子，他是十分知道外國人的。

——發生了什麼事情麼？

法國將校驚愕似的迴顧穗積中佐。

——將軍下命令停止了。

——為什麼？

——因為下流，——將軍討厭下流的事情。

這樣交談中，舞臺上的柝板聲又起了。靜寂的兵卒們因這聲音又恢復了精神似的，到處拍手起來了。穗積中佐也像安堵了似的環顧周圍。周圍的將校們都有點顧慮似的，有時看看舞臺，有時看看旁的地方，——其中只有一個人，依然雙手按着軍刀，眼睛凝視着剛開幕的舞臺。

這幕戲和前者相反，是人情的舊劇。舞臺上除屏風外只有着火的燈籠。這裏有一個顴骨高聳的半老徐娘和一個商人在喝酒。徐娘常常用怪難聽的高音叫對方的商人作少爺。這時候，穗積中佐不看舞臺，反為侵入他自己的回憶中。——柳盛戲院二樓的欄杆上，靠着十二三歲的少年。戲臺上有弔着的櫻樹枝，有燈火繁密的背景。這裏面被人叫作兩個銅板團洲的扮和光的不破伴左衛門，隻手抓着編笠演他拿手把戲。少年凝視着戲臺差不多連呼吸都停止了。他從前有過這樣的一個時代。……

——停止游藝！閉幕呀！幕！幕！

將軍的聲音像爆彈似的，打碎了中佐的回憶。中佐的眼睛回轉到舞臺上來了。舞臺上面，狼狽不堪的少尉和布幕一道走着。這時候還看得見屏風上搭着男女的腰帶。

三 中佐不覺苦笑了一。游藝股長未免太呆板了。男女相撲也要禁止的將軍小，自然不會允許淫蕩的場面。——中佐這樣想着，看看叱聲出來的席位，將軍依然不高興的樣子，和游藝股的一等主計交談着。

這時候忽然中佐的耳朵，聽到辛辣的美國武官向隣座的法國武官講話。

——N將軍真不得了，又是軍司令官又是檢查官。——

第三幕開演是十分鐘後的事情。這次柝板響了，兵卒們也不拍手。

——真可憐，好像一面被監視着，一面看戲似的。——穗積中佐像憐憫

似的眺望着不敢大聲說話的黃軍服的人羣。

第三幕的舞臺前面有兩三株柳樹。這不曉得是從那裏砍來的青翠的真柳樹。那邊有個像偵探長似的多鬚的男子，欺負着一個年輕的巡捕。穗積中佐奇異地看了看戲單。戲單上寫着「手槍強盜清水定吉，在大川端被捕的場面。」

年輕的巡捕待偵探長去後，高傲地朝天唸着很長的浩歎獨白。那些話的意思大概是這樣——追捕手鎗強盜已經很久了，可是至今仍不能逮捕他。然後好像看見了有人來的樣子，為的不要被人看見，他決心暫時隱匿在大河的水中。於是向背後的黑色布幕外邊，從頭攢進去了。不管怎樣打折扣去看，那個樣子與其說是潛入大河中毋寧說是走入蚊帳中為妥當。

空虛的舞臺中暫時只有使人會意是浪聲的大鼓聲音。忽然有一個盲人從一方面走來，用杖摸索要向另一方面前進。——這時候從黑幕外邊跳出先前

的巡捕。『手鎗強盜清水定吉慢走！』——他這樣一叫馬上撲向盲人去。盲人在咄嗟間換過身勢，眼睛忽然張開了。『可惜眼睛太小了，』——中佐微笑起來，心裏面作不像大人似的批評。

舞臺中開始了爭鬪。手鎗強盜的譚名不錯，的確準備好了手鎗。二發，三發——手鎗繼續吐出火燄。可是最後巡捕勇敢地把假盲人細起來了。兵卒們真的動搖起來了，可是他們依然不叫一聲。

中佐看看將軍。這次將軍熱心地凝視着舞臺。可是樣子比以前更加和藹了。

在舞臺上巡捕頭及其部下從一方走來了。可是，在和假盲人爭鬪中，中了手鎗彈子的巡捕，早已昏迷地倒在地下了。巡捕頭即時加以救治了。這時候部下馬上抓住細着手鎗強盜的繩縛。後面就是巡捕頭和巡捕的愁嘆場。巡

捕頭像舊的巡按一樣問有什麼遺言沒有。巡捕說明故鄉還有老母。巡捕頭說母親的事情用不着耽心，並問在臨終之際還有什麼話講沒有。巡捕說並沒什麼話可說，不過捉到了手鎗強盜，再滿足沒有了。

這時候在沉靜的場內，將軍的聲音響了三次。不過這次的不是叱聲而是深刻的感激嘆聲。

——對啦！這纔不愧是日本男兒！

穗積中佐再看將軍一次。將軍的曬黑面頰上，淚痕閃耀着。「將軍是好人。」——中佐在輕微的鄙視中，發生明亮的好感。

這時候幕悠悠然在強烈的拍手喝彩中閉起來了。穗積中佐乘這機會，一個人從椅子站起來，走到會場外邊去了。

三十分鐘後中佐含着紙煙，和同樣是參謀的中村少佐在村邊的空地上走

——第×師團的遊藝大成功了。N閣下非常喜歡。

中村少佐在這樣說話的時候，捏捏他的仁丹鬚子的尖端。

——第×師團的遊藝？呀，那手鎗強盜麼？

——不單是手鎗強盜。將軍後來叫遊藝股臨時多演一幕。這次是赤垣源

小藏。那叫什麼呀？德利的別離麼？

叢 穗積中佐的微笑眼睛眺望着空闊的原野。在高梁的青地上，微淡的太陽

書 早已移動着了。

——那也非常成功了。

中村少佐繼續說。

——將軍閣下打算今天晚上七點鐘叫第×師團遊藝股擔任說書似的事

情。

——說書似的？落語麼？

——不是講談，水戶黃門漫遊列國。

穗積中佐苦笑。可是，對方毫不管這事情，用很有氣魄的口調繼續講下去。

——將軍閣下說是喜歡水戶黃門。他這樣說——爲人臣者，俺最尊敬水戶黃門和加藤清正。

穗積中佐一聲不響，仰視頭上的天空。在柳枝間，天空吹着細雲母的雲。中佐深深地嘆息了。

——春來了。即使在滿洲。

——在日本內地已經穿夾袍了吧。

——稍為憂鬱了。

——那邊杏花開了。

三 穗積中佐很喜歡地指着簇生在遠處回牆上的紅花球。Ecoute-moi, Madame…… ——中佐心裏面不知何時浮現了聶俄的詩歌。

小 四

叢 父與子

書 大正七年十月某夜，中村少將——從前的軍參謀中村少佐在西洋的客廳裏，吸着香煙，漠然地靠在安樂椅上。

二十多年的閑日月使少將變成一個可愛的老人了。或許今晚特別因為穿上日本服的原故吧，在光禿的額邊和筋肉寬弛的嘴邊更顯示和藹的氣色。少

將靠着椅子的背，慢慢地眺望四周。然後——忽然嘆口氣。

室內隨處掛着西洋畫的像複製似的照相版的額。有些是倚着窗門的寂寞少女的肖像。有些是在絲衫間露出太陽的風景畫。這些在電燈光中，都給這古風的客廳以好像微寒的嚴肅的空氣。這空氣莫明其妙地使少將不樂。

過了沉默的幾分鐘後，少將突然聽到了室外有輕微的敲戶聲。

——請進。

和這聲音一起室內發現了一個穿大學制服的高身青年。青年站在少將面前，用手撫摩近旁的椅子，粗魯地這樣說。

——有什麼事情呀？爸爸。

——唔，你坐吧。

青年爽快地坐下了。

——什麼事？

少將不回答，反轉來用奇怪的眼光看青年胸上的金鈕子。

——今天呢？

三 ——今天是河合……爸爸認識的吧……他和我一樣是文科學生……因為
通 有了河合的追悼會，所以剛纔回來。

小 少將稍為點頭後，吐出濃厚的青煙。然後重大似的開始要緊的話。

叢 ——這牆上的畫是你換的麼？

書 ——是的，還沒有告訴爸爸，今早我換了的。不好麼？

——沒有什麼不好。沒有什麼不好，可是我想只有N閣下的照片是應該
留下來的。

——在這裏面麼？

青年不覺微笑了。

——掛在這裏不好麼？

——沒有什麼不好，——可是，這樣有點滑稽。

——那邊不是也有肖像畫麼！

將軍指着火爐上面的牆壁。這壁上的額椽中，五十多歲的列車布朗克悠悠然俯視着少將。

——那是另外的問題。不能和N將軍一起的。

——是麼？那沒有辦法。

少將很容易地斷念了。可是，又吐着雪茄的煙，靜謐地繼續這樣說。

——你……不如說在你們年輩的人，對將軍閣下是怎樣想的呢？

——不特別怎麼想。總之是強而有力的軍人。

——他是強而有力的軍人，同時將軍閣下實在又有像長者們的使人親近的性格……。

少將差不多感傷地說出將軍的逸話。「這是日俄戰役後，少將到那須野的別墅訪將軍時的事情。那天到了別墅剛好將軍到後山散步去了，——這是別墅看門人說的。少將因為熟悉路徑，立刻就到後山去了。剛好走到二三町路的地方，穿上棉服的將軍和夫人一道站着。少將和老夫婦站着講了一些時候的話。可是將軍過了一些時候仍然站在原來地方不想走開。「在此地有什麼事情麼？」——少將這樣問，將軍忽然笑起來了。「因為妻子要上廁所，跟着我們來的學生們走去找地方。」剛好是現在這個時候——路旁散落栗子的時節。」

少將快樂地一個人微笑着把眼睛縮小起來。——這時候從雜色的樹林中

，活潑的中學生四五人同時跳出來。他們不管少將，圍着將軍夫婦，每人都把自己給夫人找到的地方報告出來。並且每人都要夫人到自己所找到的地方去，開始了天真的競爭。『那末，你們抽籤好了。』——將軍這樣說，再把笑臉給少將看。……

——這真是純情的話。不過這是不好給西洋人聽到的。
青年不能不微笑了。

——總之是這個樣子，十二三歲的中學生，一說到N閣下，便覺得是伯父一般的親愛。將軍閣下決不像你們所想的一樣，只是一個武夫。

少將快樂地說完了後，又望着爐上的列車布朗兌。

——那也是人格者麼？

——是的，是有名的畫家。

——比比N閣下怎麼樣？

青年的臉孔上呈顯出困難的樣子。

——怎麼樣，這是很難說的。——總之是比N將軍來得更加接近我們的

三人。

——N閣下爲什麼和你們隔膜呢？

——不曉得應該怎樣說，——大體在這點吧。比如今天的追悼會，河合

小 這人也自殺了的。可是在自殺以前——

叢 青年老實地看着父親的樣子。

——他沒有照相的餘裕。

這次在高興的少將的眼睛裏，發現一抹不高興的顏色。

——照相爲什麼不好呢？也可以作最後的紀念用呀，……

——給那個呢？

——不一定是給那個——我們都希望看N閣下最後的樣子。

——我以為至少在N將軍自身，這是不應該想的。我好像相當的能夠理解將軍之所以自殺的心理。可是照相的事情我卻不懂。總不至於想到死後的照片能夠裝飾到處的店頭吧。……

少將差不多是憤怒的樣子，攔着青年的話。

——這講得太刻毒了。N閣下不是這樣的俗人。從頭到腳是至誠的人。可是青年的臉色和聲音依然是鎮靜的。

——當然不會是這樣的俗人。也可以想得到他是至誠的人。不過那個至誠，我們總不能夠理解。我們的後來人當然更加難於理解了。……
父和子暫時間繼續着難過的沉默。

——時代不同的關係吧。

過了半天少將纔開口。

——唔，大概是……

青年這樣說到一半，耳朵像是靜聽窗外情形的樣子。

——下雨了，爸爸。

——雨？

少將伸長雙腳，快樂地轉變話頭了。

——搵掙不要又落下來就好了。……

猴 子 (芥川龍之介著)

丘曉滄譯

這是我將遠洋的航海渡過，剛把候補生的年限修完的時候。

我坐的A軍艦，自橫須賀入港以來，恐怕是第三天午後三時的左右罷。聽慣了的喇叭，在那裏很強有力的響着。我正在想，這確是從右舷上陸的順序，怎麼都跑到上甲板去的時候，這時突然鳴起全體集合令的喇叭了。不用說；這不是平常的事。一點也不知道內情的我們，一面爬上艙口，一面互相說着；

——怎麼一回事啊！

不多時全體集合起來，副長這樣說；

在近艦裏，近來遭盜難者有二三人，特別是昨天街上鐘錶鋪來的時候，又失落了銀錶兩個。所以今天要舉行全體的身體檢查，同時還要檢查攜帶品

。……

我想他大概是說了這樣意義的話，鐘錶鋪的這件事，雖是初次聽說；常遭

盜難的事，就是我們也都曉得。聽說班長一人，水兵二人的錢，會有被盜的事。

因為身體檢查，不用說都得剝去衣服，僥倖是十月初旬，看着日光熊熊地照着浮在港內的紅浮標，還覺得似乎是夏天時節的氣分，所以這件事，倒不很難受。可是最難堪的，就是當這個想早早上陸去頑的人們，若被檢查時，恐怕要鬧出從口袋裏，搜出春畫和春袋來的笑話罷。雖赤着面而忸怩着，也沒有法，其中二三人，似乎被長官打了耳光的樣子。

全體共有六百人，可以說是沒有再像那樣奇觀的罷。因為有六百人，都是裸體的在上甲板的頂上充滿着擺動着。在這些裏面，渾黑的手臉的是機關兵，這些人們因為會蒙過盜難的嫌疑的事，所以連短袴也脫去，鬧着若要檢查請無論那裏都隨檢查的可怕檢場面。

在上甲板開始了這種騷動，於是中甲板與下甲板，也開始攜帶品檢查了

。連艙口也不漏的都配有候補生，所以上甲板的人們，不用說一步也不能往下面去。我正巧捱到檢查中下甲板的職務，因此和其他的夥伴一塊兒，輪流着檢查兵士們的衣囊和手箱等了。

作這種事，自乘軍艦以來，還是第一次，所以也不知道是搜 Bobb 的裏面好，或是摸擱置衣囊的棚後好，我想起是件麻煩事。與我同樣的是候補生叫做牧田的人，發見贓品了，錶和錢一塊兒，都在叫奈良島的信號兵的帽盒子裏。此外還聽說用人失去的青貝柄的小刀，也藏在裏面的話。

於是解散其他的以後，即刻就為信號兵排隊的事了。以外的人們，都在歡喜，又那能不歡喜呢！特別是機關兵，因為以前有被嫌疑的原因，所以更特別呈着歡喜之狀。——可是看着排隊的信號兵時，獨沒有奈良島。

我因為沒有經驗，所以像這種事，簡直不知道；在軍艦就是找出贓品。

找不出犯人的事，聽說是時時有的。不用說是自殺了。可是十中八九是在煤庫弔死，投水差不多是沒有的事。說起來在我們的軍艦裏，似乎有過一次用刀割肚子的人，但是在死前，就被發見，一條命算保留住了。

三 因為有過那種事情，看不見奈良島時，就連將校們也都呈着愕然之狀，特別觸眼的是這位副長的慌張的樣子。在前次戰爭時，他雖是很馳勇名，可是說起他那變色而掛心的樣子，真令人發笑，我們看見他這樣子，皆互相交換着輕蔑的眼色。因為腹裏都在說着，平常說什麼精神休養的人，請看看那個怎樣狼狽的狀態的氣話。

於是即刻以副長的命令，開始艦裏搜索了。這樣一來為一種愉快的興奮所驅逐的，不只我一人罷。好像是看起火時候的心火燎原的心情——真像那樣的。如巡捕逮捕犯人時，恐怕對方或者要抵抗也說不定的不安的事罷。可

是在軍艦裏，卻萬萬沒有那種事。況且在我們與水兵之間，有算爲上下的區別，儼然地——如不做軍人就不能了解般的儼然地存在着，所以他是給我們以非常的強味。我差不多跳躍起來，跑下艙口去了。

正當那個時候，同我一齊下來的人們裏有牧田君，他也像非常歡喜的樣子，從後面拍着我的肩這樣說：

喂！可別想起捉猴子時候的事情來。

唔！今天的猴子，不像那東西的敏捷，所以走不了罷。

若這樣的傲慢時，能逃跑出去的啊！

什麼？就是逃跑了，猴子還是猴子。

一面說着這種閒談，往下面去了。

這裏所說的猴子，是說當遠洋航海往澳洲去的時候，在 Brisbane 地方

，礮術長不知從那裏要來了一隻猴子的事。航海中在 *Wichelms Hafen* 入港的前兩天，猴子拿着艦長的錶，不知道礮往那裏去了。因此在軍艦中，鬧出來一大騷動，一方面因為在長久航海中，苦於無聊，當事的礮術長不用說，我們總動員起來，穿着工作服，下從機關室，上至礮塔去搜索，真不是平常的混雜。再加上以外的人們所要的或買的動物也有很多，所以當我們跑去找時，尤擋着脚，塘鵝叫喚起來，弔在繩上籠中的鸚哥，像瘋狂般的打着翅，簡直像在跑馬戲的小屋裏，起了火的樣子。當這個時候，猴子這個東西，不知道怎麼來的，驟然出現於上甲板，依樣拿着錶，做出一直攀上桅桿的形勢。恰好在那裏，水兵二三人，正作着事情，所以沒有逃出去。即刻一人扼着頸項，不費事的把他捕着了。不過把錶面打碎，也沒有什麼大損害，就將這場事情完結了。以後礮術長動議，這猴子要受絕食兩天的懲罰，這不是

很滑稽嗎？在那個期限未滿的時候，磯術長自身破了罰約，給猴子以人參和芋頭。並且這樣說：

——因為看那被囚着的樣子，就是猴子，也是可憐的啊！

這雖是餘事，實際去找奈良島的我們的心情，與這個趕猴子時的心情，確實有幾分相似。

在這時候，我第一名走到下甲板了。下甲板通常都是討厭的薄暗。在那裏磨亮的金具和塗抹油的鐵板，這邊那邊茫然的放光。總覺得有點奇妙的像窒息似的，毫沒有辦法。在這個薄暗中，再往煤庫方面走兩三步的時候，我就幾乎要出聲叫喊了。因為在煤庫的運煤口，現出一個人的上半身，恐怕正是從窄的門口，想着鑽進煤庫的裏面，先把腳伸進去的時候罷。從這方面看，因為被綠色的水兵服的肩部和帽子遮住，臉色認不清是誰。再加上光線不

足，所以單看到上半身的黑影的浮出。可是直覺的我，就想到他是奈良島了。若是猜得不錯，不用說是想着自殺，才進煤庫裏的。

我感着異常的興奮了。體中的血如跳躍般的，是說不出來一種愉快的興奮；可以說是如持槍而待的獵師，看見餌物來了時的時候的心情罷。我宛若無意識般的，跳往那個人的方面去了。並且比獵犬還敏捷，用兩手牢牢地從上面抑住這人的肩頭了。

奈良島！

也不知道是叱責還是詛罵，像這樣說的我的聲音，奇妙的勃然的顫動了。不用說，他是犯人的奈良島。

『……………』

奈良島也不掙脫我的手，只把上半身從運煤口露出來，靜肅地往上看着我

的臉了。說什麼靜肅的，這個說法是不夠。是把所有的力量完了，還不得不靜肅的靜肅。無餘裕的迫切的說起來如半被吹折的帆竿，在風後僅仗着所剩的力量，想着回復的位置的，那個不得已的「靜肅」我一面無意識的，因為沒有預期的抵抗，或者一面抱着類似不滿的感情，並且因為那個，更加一層感着焦心的怒氣，所以默然地往下看那個「靜肅」的往上看着的臉了。

我未曾看過第二次像這樣的臉，就是惡魔若看一下，恐怕也是要哭的臉啊；雖是這樣說，實際沒有來看過這個臉的諸君，到底是想像不到的。我想我對諸君能說出那個含淚的眼睛來。就拿那個驟然不自然的如變了樣子的嘴角的筋肉的痙攣，或者也能推察出來，也說不定。再就是那個汗漣漣的色相不好的面色，拿這一點也容易說明的罷。可是從那些生出來的可怕的表情，無論是如何的小說家，也是寫不出來。我就是寫小說的諸君之前，這點事

情，是敢安心說的。我感覺了那個表情，把在我心中的某物，如電閃般的打碎了。像這樣子的這個信號兵的臉，給我以強烈的打擊。

——你，你想做什麼！

三 我機械的這樣說了。不多時這個「你，」或者因為精神的關係，聽去好像是指我自身的樣子。想着做什麼！我若是這樣被問着，我能怎樣回答呢？

小 「自己想著把這個人當做罪人！」誰能這樣安然地回答。看見這個臉，誰能像那樣的模倣。這樣寫來時，似乎是很長的時間，其實不過是在一剎那。這種自責，在我心裏閃爍着了。正當這個時候；

『沒有臉了。』

這句話，雖是隱然而又銳利地進入我的耳朵。

若是諸君，恐怕要這樣來形容罷。聽去好像是我自己的心，對我說的樣

子，我不過感覺到那句話如打針一般的，振動我的神經。真的我那個時候的心情，如奈良島一樣，一面說着「無面目，」想着在比我們偉大的某物之前低頭。我不知何時放下了抑住在奈良島之肩的手，我自身如被捕之犯人，恍然地站在煤庫之前了。

以後的事，不要詳說大體，也能推察到罷。奈良島當日被監於禁錮室，翌日被送至浦賀的海軍監獄去了。

在那裏的囚人，是常被命令着做搬運彈丸的事。從隔着八尺左右距離的兩個兩臺，命把三十一斤多的鐵球，反復地搬運着。若說起苦來，恐怕再沒有比這樣囚人更苦的罷。以前曾在 *Dostoyevsky* 的死人之家裏，我記得也寫有這段故事：

從甲水筒，將水倒往乙水筒，再把那些水又倒往甲水筒，反復的無回數

的做這樣無用的工作時，那個囚人必致於自殺。

實際那個地方的囚人，已這樣實行着了。至於沒有自殺的，寧可說是不
可思議罷。往那兒去了，我所捉的那個信號兵，有雀斑的，矮身的氣志軟弱
的那個溫和的男子。……

三
種
小
叢
書

當日我和其他的候補生朋友們，憑倚着欄杆，觀看日將沈沒的海港時，
那個牧田來到我的近傍。『生擒了猴子，是大功勞啊！』像譏誚般的說了，
他恐怕是想着我的內心，是很得意的罷。

——奈良島是人，不是猴子！

我這樣殘酷地說着，怫然地離開欄杆了。以外的人們，不用說是很奇怪
的，因為我和牧田，是入學校以來的親友，從來沒吵過嘴的原故。

我獨自在上甲板，從船尾走到船頭，反而很戀慕的想起掛念着奈良島生

某 儂 子 的 一 生

死的副長的狠狽的樣子了。當我們把那個信號兵當做猴子看的時候，只有副長一人，是持有同樣人間味的同情的。把他輕蔑了的我們的作法，全是無理。我很奇怪的不爽快起來，把頭低下去了。並且勉強不讓這鞋子發出聲音，把開始黑起來的甲板，又從船頭至船尾走回來了。因為使着在禁錮室中的奈良島，聽着我們得意的鞋子的聲音，覺得有點對不起的原故。

奈良島這次的盜竊，聽說還是為女人。刑期是多少時日，現在還不知道。總之，幾個月間，會在黑暗的地方罷。

因為猴子是能原宥的，人是不能原宥的。

三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一)

名家創作選★	一〇〇一	魯迅郁達夫等
名家散文選★	一〇〇二	茅盾豐子愷等
英文學習法★	一〇〇三	林語堂詹文滄等
兒童戲劇集★	一〇〇四	本局編輯部
超人★	一〇〇五	謝冰心著
鄉間的悲劇★	一〇〇六	蹇先艾著
阿Q正傳★	一〇〇七	魯迅著
野草★	一〇〇八	魯迅著
地上的樂園★	一〇〇九	廬隱女士著
西施與昭君★	一〇一〇	顧一樵等著
荒地★	一〇一一	方西著
文飯小品★	一〇一二	周作人著
素十箋★	一〇一三	陸晶清著
愛眉小札★	一〇一四	徐志摩遺著

創作集錦★	一〇一五	張資平等著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六	高斯華綏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七	愛倫坡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八	莫泊桑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九	克萊斯特等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〇	吉百齡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一	劉易士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二	法朗士等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2★	一〇二三	霍普特曼等
子愷隨筆★	一〇二四	豐子愷著
聖陶隨筆★	一〇二五	葉紹鈞著
冬兒姑娘★	一〇二六	謝冰心著
戀史★	一〇二七	廬隱著
平屋隨筆★	一〇二八	夏丏尊著
蛤藻集★	一〇二九	老舍著

春	風	一〇三〇	張天翼著
彷彿	得	一〇三一	魯迅著
吶喊	選	一〇三二	魯迅著
幽	默	一〇三三	林語堂著
朱	湘	一〇三四	朱湘著
新時代的舊悲劇	筆	一〇三五	老舍著
長	明	一〇三六	魯迅著
花	邊	一〇三七	魯迅著
茅	盾	一〇三八	茅盾著
自己的	文	一〇三九	周作人著
平	屋	一〇四〇	夏丏尊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1	文	一〇四一	謝冰心等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2	文	一〇四二	蘇絲漪等著
蜜	味	一〇四三	張天翼著
正	在	一〇四四	曹禺著
子	和	一〇四五	魯彥著
塔	的	一〇四六	巴金著

遲	暮	一〇四七	郁達夫等著
犢	情	一〇四八	歐陽山等著
韻	英	一〇四九	諸名家著
惠	澤	一〇五〇	魯彥著
茅	盾	一〇五一	茅盾著
女	兒	一〇五二	落華生著
文	珍	一〇五三	林徽因等著
地	藥	一〇五四	寒穀等著
慘	霧	一〇五五	許傑等著
冰	心	一〇五六	冰心女士著
不	算	一〇五七	丁玲等著
橋	上	一〇五八	魯彥著
嚴	肅	一〇五九	張天翼等著
梅	嶺	一〇六〇	張資平等著
平	常	一〇六一	葉紹鈞著
春	光	一〇六二	葉紹鈞等著
初	戀	一〇六三	巴金著

無名作家日記★	富美子的脚★	河童★	雪的夜話★	美少年★	冰結的跳舞場★	惡魔★	菜傻子的一生★	男清姬★	鐵窗之花★	雪地★	猴孛子★	出獄★	五元★	殘冬★	雪的除夕★	海的圖畫★
一〇八〇	一〇七九	一〇七八	一〇七七	一〇七六	一〇七五	一〇七四	一〇七三	一〇七二	一〇七一	一〇七〇	一〇六九	一〇六八	一〇六七	一〇六六	一〇六五	一〇六四
菊池寬等著	谷崎潤一郎著	芥川龍之介著	里見淳等著	有島生馬等著	中河與一等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芥川龍之介著	近松秋江等著	林房雄等著	何穀天等著	臧克家等著	何家槐著	王統照等著	茅盾等著	張資平等著	羅黑芷著

小	隨踪瑣記★	詩的話★	現代詩家評★	名家譯作選★	胡適論文選集下★	胡適論文選集上★	五月之夜★	石榴石的手釧★	淑女★	保羅的罪狀★	迷途★	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小天使★	克蘭比爾★	羊脂球★	歸來★
一〇九七	一〇九六	一〇九五	一〇九四	一〇九三	一〇九二	一〇九一	一〇九〇	一〇八九	一〇八八	一〇八七	一〇八六	一〇八五	一〇八四	一〇八三	一〇八二	一〇八一
許傑等著	魯彥著	朱湘著	朱湘著	魯迅等譯	胡適著	胡適著	哥果爾著	庫卜林著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卞脫等著	托爾斯泰著	薩伐格著	安特列夫等著	法朗士著	莫泊桑著	莫泊桑著

定小	童	夫	色	嗅	鷓	八	包	地	隱	靈	落	隨	孤	神	抗	我	落
兒				妻	鳩	駿	氏	倆	魂	受	筆	筆	士	的	的	的	
評★	病★	貞★	婦★	彩★	聲★	圖★	子★	日★	者★	花★	評★	雁★	太★	爭★	育★	魄★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〇	〇九	〇八	〇七	〇六	〇五	〇四	〇三	〇二	〇一	〇〇	九八	
久米正雄等著	片岡鐵兵等著	豐島與志雄等著	國木田獨步等著	武田麟太郎等著	羅昔等著	沈從文著	張天翼著	凌叔華等著	許傑等著	巴人等著	野蕪等著	魯迅茅盾著	王以仁等著	沈從文著	葉紹鈞著	沈從文著	

人	沉	古	附	田	密	天	坡	黃	戀	軟	聖	黑	娜	選	我	公	兩	一	牛	藤	碼
面	史	史	園	交	真	真	和	坡	項	項	女	女	尋	神	的	個	個	個	肉	十	頭
潘★	鐘★	錄★	錄★	樂★	友★	士★	糊★	昏★	歌★	圈★	水★	記★	拉★	迓★	涯★	論★	兒★	人★	署★	戀★	橋★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三八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三	三二	三一	三〇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谷崎潤一郎著	霍普特曼著	霍桑著	歐文著	紀德著	皮藍得婁等著	柴爾甫等著	士革拉斯等著	什耶斯哥等著	沙多維奴等著	莫泊桑著	霍桑等著	蕭伯納著	易卜生著	梭羅古勃等著	托爾斯泰著	菊池寬著	谷崎潤一郎等著	志賀直哉等著	國木田獨步著	菊池寬著	森鷗外等著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運動器具

中西文具
各種掛圖

機關用品
教育用品

繪圖儀器
兒童玩具

中西書籍
風琴樂器

雜誌刊物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

某 傻 子 的 一 生

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印刷者 三通書局印刷所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門市部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分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 興 安 大 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
各大埠各大書局

211
101024

